



存養自察之要

通上第一章

聖神功化之極

由理致言

由性情言

由本效言

成其真不暗

入理

恐懼不聞

過人欲

必慎隱微

性之德

未發謂中

情之正

中節謂和

天地位焉

萬物育焉

靜能存致

動必過致

靜不失立

動不違行

靜感靜正

動感動順

中和之致

中和之效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於

天而不可易。首三句。其實體備於己而不可離。道不可離可

次言存養省察之要。戒懼慎終言聖神功化之極。中

位育二句。黃氏曰。此章字數不多而義理蓋欲學者於

本原功夫次第。夫效驗之大無不該備。蓋欲學者於

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誘之私而充其本

然之善也。中之大本原於天命之性。和之達道即率性之道

去外誘之私慎獨以遏人欲而已也充楊氏時所謂一篇之
本然之善致大本之中道之思也
體要是也庸一書造聖道之闡奧其首章于思子自著之
格言也首三句祖述湯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恒
性克綏厥猷猷惟后之言而推明性道教三字血脈貫通各
義精當則實過之真足發從古聖賢之所未發也
雖言也然只就意之動處言古聖賢之所未發也
動時也子思先就靜相涵交致其力視曾子之言就慎獨處言
亦本其所已發而用耳子思則先言未發之中以見中
後言時中之中已發而用耳子思則先言未發之中以見中
庸外他固罕見豈非亦發前古聖賢之所未發乎靜致其
中動致其和履其功至於發位天地育萬物參贊化育之大
功其本源自存養天理絕人欲者其基之精乎六哉一
章大指有本原存工夫有功於道統之傳賢之書無能育之
者聖師有此賢孫其有功於道統之傳賢之書無能育之
其下十章蓋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章論聖人
傳道立教之原君子涵養性情之要
以為一篇之綱領當為第一大節
子嘗言中庸及知仁勇以盡其蘊于一篇本要下十章即夫
可離之意下七章雜引夫子所言以證費隱之義二十章
峯夫子言誠結上生下以後章乃推誠者誠之之別以終

此章而應首章首尾脈絡融會貫通
此章第一起頭處始言理者也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陳氏曰中庸只是

析開乃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也提撥乃天命所賦當然之

至之德也唯與性君子為能體之之謂仁以為身當而力行之

人反是通曰第二章以下十章皆述夫子之言也此章與第

庸也仲尼祖述堯舜以下仲尼之行也所行者皆中庸也中

和之論發於子思中庸之論本於仲尼然發而中節之和中

是時中之中子思中而二章亦只是說仲尼一而中節之和中

謂精矣通致體同下體字乃體段之體

息憚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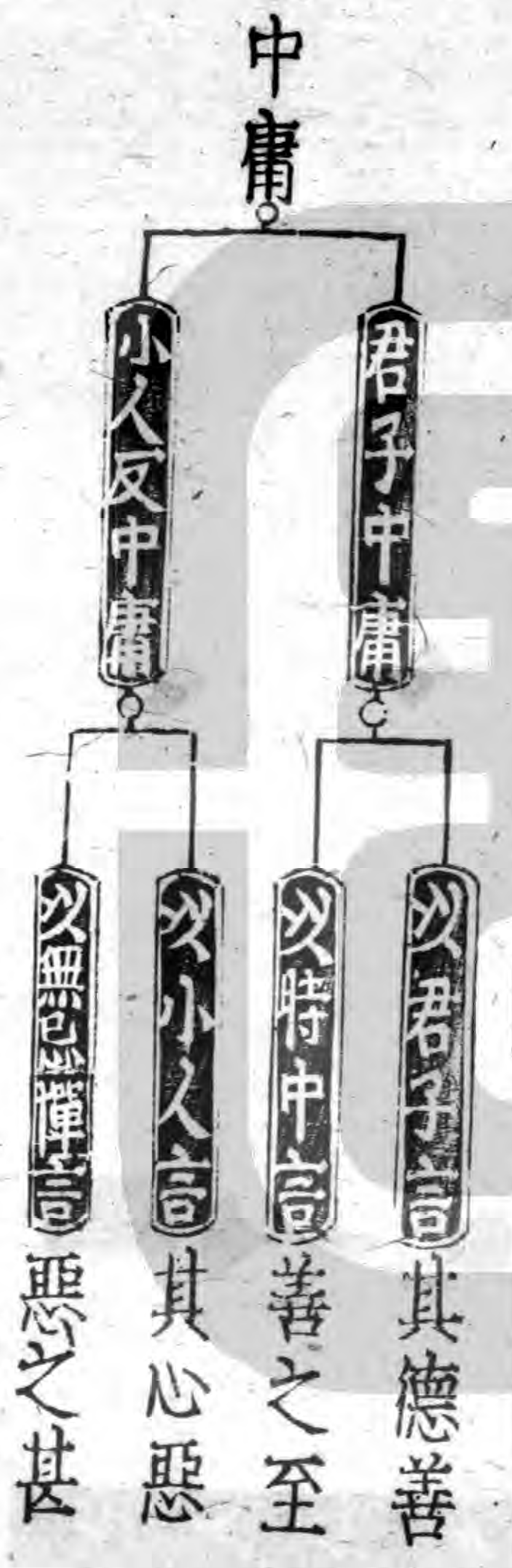
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子亦以為然今從之此是正

解說上

以處上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也。朱子蓋就兩箇而字上，咀爵出意味來。○君子而處不得中者，有之小人而不至於無忌憚者，亦有之。○當看而字，既得是君子，又要時中，既得是小人，又無忌憚。○字不用亦可，但恐讀者不明，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

來語錄克授舜舜授禹，都是當其時合當如此，做做便時，須要飲冷衣葛，隆冬時須要飲湯，重裘不如此，便失其時，是差異矣。○中庸之中，大旨要在時中。上若推其本，則自未發之中，而為時中之中，未發之中，是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小人不知有此，則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矣。

前六句已正解此節文義，明白此又推其本，天命故畏天命，小人惟不知此理，為重如論語三畏章，君子惟知此理，在我故能戒懼，以存養此中之體，而隨時以裁處此中之用，戒懼即畏天命也。○小人惟不知有此理，所以縱肆人欲，而無忌憚，無忌憚，則與天命相反，無憚與恐懼反，是即所以達道也。○惟君子為能體之中庸之理，即率性之謂道，而天下之達道也。○是中之用，問言中而不及庸，何也。○曰庸不在中之外，惟其時與中，所以可常行而不可易也。○章句無時不中，亦非本文之意。不若只言隨時與中。○蔡氏曰：此章上一句，孔子之言，下四句乃子思釋孔子之言。



右第二章 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文雖不屬屬，而意實相承也。變和言庸者，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則曰中庸是也。然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中庸之中字，兼未發已發二義。○陳庸是兼德性行事相合說。○黃氏曰：性情動靜相對說。○中庸是兼德性行事相合說。○黃氏曰：性情動靜相對說。○中庸是兼德性行事相合說。○黃氏曰：性情動靜相對說。

中庸是兼德性行事相合說。○黃氏曰：性情動靜相對說。○中庸是兼德性行事相合說。○黃氏曰：性情動靜相對說。○中庸是兼德性行事相合說。○黃氏曰：性情動靜相對說。

中庸是兼德性行事相合說。○黃氏曰：性情動靜相對說。○中庸是兼德性行事相合說。○黃氏曰：性情動靜相對說。○中庸是兼德性行事相合說。○黃氏曰：性情動靜相對說。

中庸是兼德性行事相合說。○黃氏曰：性情動靜相對說。○中庸是兼德性行事相合說。○黃氏曰：性情動靜相對說。○中庸是兼德性行事相合說。○黃氏曰：性情動靜相對說。

則子思此章添一能字固有旨哉

此皆不知戒

中庸

漢懲之弊

以反者言

以至者言

無忌憚

無過

無不及

小人有是

民鮮能

此以上言當涵養性情之正以下主變化氣質之偏

右第三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通曰只是道字首章釋道性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為下文不可須臾離而言也此章釋道字曰當然之理即是天理之當然性之德而具於心亦中而已矣特具於心者是不偏不倚之中此是無過不及之中章句錯差也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則生稟之異而失其中也知者知之過既以道為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此道

之所以常不行也賢者行之過既以道為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北山陳氏曰此見絕人之行如老佛之徒本知者也求以達理而反滅人類為中事之至者皆迷淺陋之人則又蔽於一曲而暗於大理是又過乎矣至於昏迷淺陋之徒本知者也求以達理而反滅人類為不及矣其視流俗汚道出若將免焉則必不復求於有為者其行常高其視流俗汚道出若將免焉則必不復求於有為者其如晨門荷蓀之徒本貧者也果於繫身而反亂大倫非過乎至於闕里冉之徒則又安於故常而溺於物欲是又不及矣二章皆不能明道之弊又安於故常而溺於物欲是又不及矣六章之意然專以過不及為言皆以氣質之有偏中以為庸非有二也或問愚者不及知此中不肖者何也曰彼行中費隱章又云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能行何也曰彼行却交互說者何故曰道之全體言問賢合屬行知以合屬明夫子道是說天下人皆不知此夫子所以有此嘆行不是說人去行道是說天下人皆不知此夫子所以有此嘆行不是說人去行道者明於天下人多差看了須要見得知行相因新安王氏曰自出俗觀之過疑勝於不及自道言之其不合於中庸則一也通曰此章分道之不行不明而下面欲說知仁勇也賢者行之過以道為不足知不知也愚者安於不及不

能勉而進
不勇也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道不可離人自不察

語錄以飲食譬

是以有過不及之弊

可離又提此句以為頭腦人自不察如飲食而不知味是以有過不及之弊又繳上前一節去知者氣清而質欠粹故知於明道鮮能知味以喻不能知道道既不能明安能行乎未專言知味以見明道為先惟不明故不行也

此見民鮮

以不行言

知以為不足行

皆由於過不及之故

以不明言

愚不知所以行

能之由

以不可離言

賢以為不足知
不肖不求所知
人日用而不知

是以有過不及之弊

右第四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由不明故不行

饒氏曰此章承上章鮮能知味之意起下章

右第五章

此章承上章而舉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

之意起下章意者下章言辨事辨大知而道所以行也知而不言此章道其不行又指行而言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迥言隱惡而揚善

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

知去声與平

舜之所以為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

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知

洞見道體無精粗差別不能然也孟子曰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諸人者又曰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此皆好察也

善者則隱而不宣其善者則播而不匿其廣大光明又如此

則人孰不樂告以善哉

隱惡見其廣大能容揚善見其光明不蔽語錄言之善者播揚之

舜其大知。

揚善。廣大光明。執兩端。用其中。權度精切。

非愚者之不及。

道所以行。

右第六章

此章言知之事。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罟音古。獲胡化反。阱才性反。避辟同。期居之反。

罟網也。獲機檻也。陷阱坑坎也。皆所以擒取禽獸者也。

擇乎中庸。辨別彼列衆理以求所謂中庸。即上章好

去問用中之事也。期月。匝一月也。

言知禍而不知辟。以况能擇而不能守。皆莫得為知也。

之有與借上一事。譬喻以引起下一事也。仁壽李氏曰。中

不可不擇。又不可不守。擇而不守。終非已物。能擇能守。然後

斯二者弗去。是也。知而去之。謂之不知也。夫子之所謂知。孟

回以仁言。

人皆曰知。

中庸。

第七第八章

不能暮月。

擇乎中庸。

能守為至。

回能真知。

服膺勿失。

雖不過或有不及。

道終不明。

非賢者之過。

道所以明。

右第七章

承上章大知而言。又舉不明之端。以起下章

也。通曰。此章兩入字。蓋借知禍而不知辟之人。以况能

此章兩入字。衆人也。上章辨能擇為知。起下章回能

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

失之矣。

至於中庸雖若易能凡二十二字與先祖勿讀本同教齊走
牛抹去以爲章句初本如此朱子以倚於一偏等語有病遂
改之古之聖賢固均有天下辭爵祿蹈白刃而合乎中庸者
未必皆倚於一偏但間亦有不合中庸而以力爲之者故章
句下兩不必字精矣觀此則
可見視之異處皆未定本

此統及知
仁勇之事

以可者言

天下國家可均

知之事

難而易

論德難易

爵祿可辭

仁之事

白刃可蹈

勇之事

易而難

以論中庸
之德

以不可言

中庸不可能

義精仁熟

右第九章

亦承上章以起下章

子路問強

子路孔子弟子仲由也子路好去勇故問強

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與平

抑語辭而汝也汝之強謂亨者之強也下文四強哉矯照應
結束此句○新安王氏曰夫子嘗患不得中

行而與之師堂堂魯哲參琴子路行行皆不合乎中庸夫子
於門人一言一藥如子路者嘗以好勇過我教之○以兼人抑
之○以不得其死成之以死而無悔責之○然其習氣融釋不
盡○以強爲問則行行之勇猶在也夫子是以設三端問之○
○列○是程曰而強者特泛言之耳子思以子路明勇與舜顏並
○稱不宜有貶詞故侯氏以此爲子路之強而朱子不取

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

寬柔以教謂含容異順以誨人之不及也不報無道謂橫去
逆之來直受之而不報也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

人爲強君子之道也語錄此雖未是義理之強然亦是个好
人故爲君子之事○三山陳氏曰既曰

寬柔何強之云蓋守其氣質而不變是亦強也○通曰此君
子是泛說下文君子和而不流是說成德之君子○通論諸首
章不亦君子乎是說成德後章
君子不重則不威是泛說也

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

衽而審也金戈兵之屬革甲冑直又之屬衽衽金革如云
也○北山陳氏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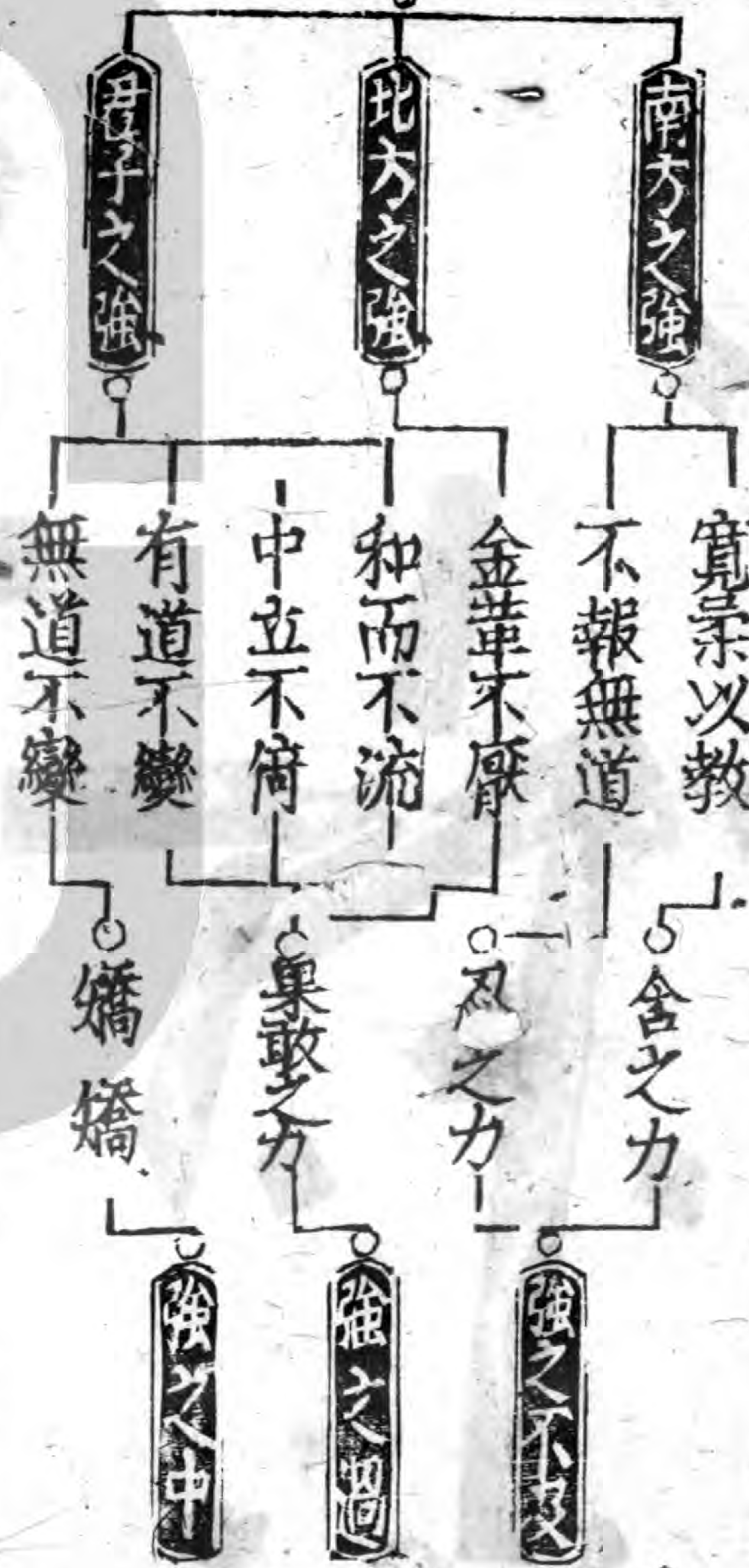
勁故以果敢之力勝人爲強強者之事也○通曰此君
子之強也○通論諸首
章不亦君子乎是說成德後章
君子不重則不威是泛說也

理而出乎風氣之外。此變通致許謙曰。強矯雖是言勇而合化氣質之功。所以為大也。中庸之體段而不流不倚不可。正是不流倚是中不變。與強矯是庸。

子路以勇言

子路問強

德義為主



右第十章

此章言通致許謙曰。七八九章皆言中庸而中庸不可能全體上言。南方之強不及中。北方之強過於中。四強矯上兩節言守身應事之常。下兩節言出處之亦發。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迷焉吾弗為之矣

素按漢書當作索山客蓋字之誤也通證前漢藝文志孔子

迷焉五不為之矣顏師古索隱行怪言深求隱僻之理而過

為詭反古委異之行去也語錄深求隱僻如戰國鄒衍指五德

氏曰詭異之行如荀子所謂苟准者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盜

名故後世或有稱述之者此知之過而不擇乎善行之過而

不用其中不當強而強者也聖人豈為之哉語錄索隱是知

君子之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

雖足以及之而行有不逮當強而不強者也饒氏曰此智足

仁不足以及之而行有不逮當強而不強者也通曰此君子之道

而力有不足守之蓋君子而未仁者也通曰此君子之道

下又君子依乎中已止也聖人於此非勉焉而不敢廢蓋至

誠無息自有所不能止也

語錄問半塗而廢可謂知及之而仁不能守曰只為他知如不親切故守得不曾安穩所以半塗而廢若大智之人一下知了千了萬當所謂吾弗能已者只是見到了自住不得耳

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不為索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不能半塗而廢是以遯世

不見知而不悔也語錄此兩句結上文意依乎中庸便是吾弗能已之意陳氏曰不見知此中庸之成德知去之盡仁之

而或悔則將半塗而廢矣此中庸之成德知去之盡仁之

至不賴勇而裕如者正吾夫子之事而猶不自居也故曰唯

聖者能之而已依乎中庸知仁兼盡不見知而不悔後依此中庸又曰唯聖者能之何也蓋言君子之依乎中

庸未見其為難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方是難處故曰唯聖者能之

蔡氏曰此再辨知仁勇而總結之索隱之知非君子之心也則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君子之知仁勇

則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君子之知仁勇

知仁勇開端則言知者賢者之過愚者不肖者之不及此章能不可言此則結之中庸首尾相應如此又以此見中庸非終不可

能也夫子不為於彼便自非能已於此即此弗能已也便見

非夫子不能也非能半塗而廢仁也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仁之至也皆出於自然則不賴勇也何一奇曰先說不中次說不庸未說宿在庸字

此皆言知仁

強學同異

勇當不異

不當強而強

當強而不強

不待強而強

素隱

行怪

遵道而行

半塗而廢

依乎中庸

不知不悔

知之過

行之過

知之及

行不速

知之至

行之至

聖人所弗為

第士章並

聖人所弗已

明首章之義

唯聖者能之

右第十一章

子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之義者

止此蓋此篇大旨以知去聲仁勇二達德為入道之門

故於篇首即以大舜顏淵子路之事明之舜知也顏淵

仁也子路勇也三者廢其一則無以造反七到道而成德

矣餘見反形旬第二十章通曰自第二章至此大要欲人

此中仁則能體此中勇則能勉而進於此中然夫子於

舜之知讚之也於回之仁許之也於由之勇抑而進之

而下以饒氏曰首章以中和言而先之以成懼慎獨於

和而繼曰中庸發一也於致中和則致其成懼慎獨於

異其故何哉蓋人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質性

者渾然大極之全體無所偏駁故其未發則為中已發

則為和是中和者以人心性情本然於齊故不齊也

若夫氣質則有剛柔強弱智愚賢不肖之不一故不齊

之過則失之不及過者亢於高遠不及者之偏焉是也

中者人心之至德而天下平於高遠不及者之偏焉是也

其不及者求合乎中而後無二者之偏焉是也中庸者

以事物當然之理而言以為過不及者之偏焉是也中庸者

而庸之作者首章原天命之性以立言而其下專言君子

君子小人之知愚賢不肖南方北方性無不相形言之以

有善有不善有中有不中也有不善無不中故前

言戒懼慎獨者所以使人涵養其本然之性情惟氣質

有善有不善有中不中故後言擇守強矯者所以使

人變化其未純之氣質二說雖殊用字相參擇之精知

也守之固未純之氣質二說雖殊用字相參擇之精知

無適而不得性情之偏不能為之累而一動一靜之間始

矯為矯操其過不及之偏當為第二十章論道以中庸為主

括起通攷許謙曰出於呂吉叔或問以為未然今饒氏又

言之道費而隱味反

君子之道費而隱

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

斯道費大之用昭著於可見而不可

體藏於用之中者則隱微不可

知也

知也

知也

知也

知也

知也

知也

知也

知也

知也

知也

知也

知也

知也

知也

知也

知也

知也

知也

知也

知也

知也

知也

知也

知也

道費而隱

隱以休之微言

聖人不知	大莫能載
聖人不能	
天地猶憾	
為飛突天	上下莫能揜
魚躍于淵	
視之不見	隱莫能及
聽之不聞	

不離於用

此第十一章至二十章並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

右第十一章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也
 其下八章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
 中庸以見此道者見於事物此言費隱以見此道充塞乎天地之間
 故以戒懼之管攝於吾心則存養省察之功則此道充塞乎天地之間
 致知不可以不加故以知仁勇言之見於事物則此道充塞乎天地之間
 又曰費隱是申道不可離之意然道不可離則此道充塞乎天地之間
 不然而君子之道費而隱是無物不有無時不有無處不有無人不有
 動而靜由靜而動其廣德遠矣其久矣故戒謹不睹恐懼不聞
 而慎獨是也業欲其廣故義以方外之功自近而遠若小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

若夫不可毫髮放過若夫婦以至能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是也
 此章論道之費隱小大以為下七章之綱領
 通疏凡四章中散為萬事皆也費隱二起頭至武王周公達孝而不在隱者天命之性體至微而難見夫婦之可知能者費聖人不能知者亦費天地之大而有憾亦費所以然者至隱存焉故幸詩極言天地上下流動充滿之外然都以為此性明其用所以觸外洞然有此實見實樂下數章大

道者率性而已固眾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常不遠於人

高遠難行之事則非所以為道矣語錄此三句是一章之綱

然緊要處又在道不遠人一句人之為道之為如為仁由己

求之於高遠非人事之間初無高遠難行之事若欲離人而

不遠人此三句語脈皆道不可離之謂先之類無非

通曰上章言性無不在其廣大也如此此章言率性只在人

倫曰凡之問其
篤實也又如此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
為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說研

詩函卷中風伐柯音哥之篇柯斧柄則法也睨邪視也言人執

柯伐木以為柯者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然猶有彼此之

別彼列反故伐者視之猶以為遠也若以人治人則所以為

人之道各在當去人之身初無彼此之別故君子之治人也

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其人能改即止不治蓋責之

以其所能知能行非欲其遠人以為道也張子所謂以眾人

望人則易去從是也語錄緊要在道不遠人一句言人人本

人則不自能依得這道理却做從不是道理處去今欲治之不是

別討箇道理治他只是將他元自有道理處去今欲治之不是

人能改他却不曾行得這孝君子治之非別討箇道理去治他其

何只是此意陳氏曰能改即止不以高遠難行底責他

把他人能知能行底去治他○表氏曰不曰我治人而治人
治人我亦人耳○道不難吾身亦不難名人之身吾亦
人亦有此則以則取則夫則自然非彼柯假此柯只此則人
有過焉能改則止若責人天已甚違天則矣故曰忠恕違道不
遠○未嘉陳氏曰娘人即天生之類若以蠢蠢昏昏者為眾
共有人底道理治他乃天理人倫之類若以蠢蠢昏昏者為眾
人非張子意○通曰眾人同此性即此當然之則以眾人
望人不敢遽以聖人責人也○章句分三節皆提起不遠人
為道一句第一節言以人治人皆欲其不遠人以為道第二
節言已之施於人者不遠人以為道第三節言雖聖人所以
責人之犯者亦不遠人以為道也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盡已之心為忠推已及人為恕違去也如春秋傳去齊師違

穀七里之違言自此至彼相去不遠非背音而去之謂也

左傳哀公二十七年晉荀息帥師伐鄭次于桐丘鄭駟

不遠人者是以

道即其不遠人者是以

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

事也方語錄問此只是怨及至怨時忠行乎其間施諸已而不得

非忠者不能於人也以己之心度徒洛人之心未嘗不同則道之

不遠於人者可見故已之所不欲則勿以施於人亦不遠人

以為道之事黃氏曰此即已之過推已而待人之道待已張子

所謂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是也語錄問論語中庸言忠

言違道不遠是也是孝者事忠者工夫到底只說得如此曾子取

此以明聖人一貫之理耳若聖人之忠恕只說得如此曾子取

也推已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自是兩端說此只說及物仁

而止推已及物是子思下教人處論語則曰夫一以貫之又曰勿

禁上之辭豈非孝者事論語分明明言夫子之道豈非聖人事

來便自道理流行○饒氏曰道是天理忠恕是人心則緩若拽轉頭

違道不遠○未嘉陳氏曰此因恕而言仁也恕是求仁之事

推愛己之心以愛人恕者之事也以愛己之心以愛人仁

者之事也忠恕違道不遠轉一過即仁矣故橫渠以仁上言

通疏趙惠曰哀二十七年晉伐鄭齊救鄭交陪舒違去也

君子之道四立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

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

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

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

爾四字臣弟友

求猶責也道不遠人凡已之所以責人者皆道之所當然也

故反之以自責而自脩焉黃氏曰此即人之身而得治己之

者而庸平常也行者踐其實謹者擇其可德不足而勉則行

益力言有餘而訥讒也則謹益至謹之至則言顧行

去声行顧言矣行之力則行顧言矣慥慥篤實貌言君子之言行

如此豈不慥慥乎贊美之也凡此皆不遠人以爲道之事陳氏

曰人之言常有餘行常不足言顧行則言之有餘者將自損

行顧言則行之不足者將自勉此章語若雜出而意賅貫通

其歸不過致謹於言者詳盡明切而有章語若雜出而意賅貫通

心責已則盡道是也語錄事父未能須要如舜之事父方盡

君子盡得臣之道矣無不是如此只緣道理當然自是住不得

趙氏曰我之所望於人者即我之所當自盡之則不身耳
道曰我之所望於人者即我之所當自盡之則不身耳
事以所為怨之本者忠為怨之本君論勿施於人而後反
而反以責其所以盡己者語意尤有未獲上治民而明推之於
乎誠已則明善可推矣○朱氏仲庸曰言未忠是魯子借此也
容聖人則至妙處推矣○通曰論語說忠是魯子借此也
弟之朋友求之論已人自性分之所也而怨即不外乎此君臣
吾以之友求之論已人自性分之所也而怨即不外乎此君臣
人能願其為未惟能則必深德之未力而行之惟能願其為未
心而願其為未惟能則必深德之未力而行之惟能願其為未
以字是勉人先師曰謂夫子責已勉人前四語是責已庸德
不慥是勉人先師曰謂夫子責已勉人前四語是責已庸德
之忠有力量有味似勝贊美之論

右第十三章

道不遠人者夫婦所能立未能一者聖

人所不能皆費也而其所以然者則至隱存焉下章放

事以周公之事君方為盡道語其上章說道人所不敢自
以密能也○蘇氏曰此章實承上章上章說道人所不敢自
道之體用而此章以忠怨違道不遠人上章說道人所不敢自
道之方蓋即夫子告曾子以貫而曾子告明人孝者入
怨之意也○意子思得其傳於曾子而於此發明人孝者入
通文同黃四如曰此章人己不同而其道同下章時位不
文妻子鬼神亦同若子之武周公之事妻之道至卑至遠者
也然鬼性至命之本於孝弟鬼神之事道之通於禮
樂下孝人事即上達天理此又細釋脩道之教

此下三章皆

此言費隱之意

以費之小言

以所則言

以所推言

以自反言

執柯伐柯猶以為遠

以人治人不欲其遠

忠怨二事違道不遠

不願勿施可見不遠

孝弟忠信與人不可

言行敏訥死一或遠

以衆人之道望人

以愛己之心愛人

以貴人之心貴己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素猶見形响反在也素來之意言君子但因見在所居之位

而為其所當為無慕乎其外之心也此二句一章之綱下文分應之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

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謹去

此言素其位而行也陳氏曰素富貴行乎富貴如舜之被袪

賤如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是也孔子曰天未喪斯文也

九夷曰何陋之有是也君子行乎患難如孔子曰天未喪斯文也

人為其如予何是也蓋君子無所往而不富貴是順境二

問而上言四事下文在位以下只有富貴是順境二

然之出言不富貴則貧賤如夷狄患難不常有之素夷狄謂適

入字闕於夷狄如蘇武使忠宣事問入字是入四者之中不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

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援平

此言不願乎其外也陳氏曰有責望於天而不副所望則怨

子無責望於天之心無求取於人之意又何怨尤之有也此如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易去

居易易與素位而行也俟命不願乎外也

中平易所居而安素位而行也富貴傲堅堯求也幸謂所不

當得而得者語錄言強生智取所不當得朱氏伸曰易

險者反中庸也激幸者求其所不當得故無怨尤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正音正鵠

畫胡卦布曰正樓皮曰鵠皆侯之中射之的也詩傳侯張布

張布侯而設正中而射之者也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實射則

所以取為的鵠取革置於子思引此孔子之言以結上文之

意陳氏曰證上文正己而不求於人亦不願乎其外之意也

通射之侯朱子曰周禮梓人有皮侯而設鵠實射則張布侯而設

射之侯朱子曰周禮梓人有皮侯而設鵠實射則張布侯而設

射之侯朱子曰周禮梓人有皮侯而設鵠實射則張布侯而設

侯而居一中二尺畫朱其外次白次蒼次黃次黑充其正寸
 使大如鵠其旁畫以雲氣亦如正之數五正者天子也諸侯
 則三正去玄黃孤大夫二正去青白直以朱綠也皆設侯則
 燕射之侯卿射記云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
 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蓋用布而畫獸頭於正鵠之
 如天子諸侯則以白士赤士塗其布為質士則用布而不塗
 其側所畫雲采亦如采侯之差等又曰射有三天子至大夫
 皆諸侯七士則無大射而有實射燕射也三禮辨天子九步
 步遠者鵠差大取其力也五十步侯曰實射之謂之正正者
 正也欲明射者直內志須正也大射之質謂之鵠鵠者直也
 使射者外射之直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此乃天子將有
 朝之事以射擇諸侯及羣臣貢士可以與祭者實射則張布
 侯而畫正諸侯朝會王以實射之禮以觀邦國諸侯者也又
 曰正鵠之名有取正直為義者有取二鳥名者當並參之

素位而行。

富貴行富貴
 貧賤行貧賤
 夷狄行夷狄
 患難行患難

居易而不行險

第十四章

此出見言費隱之意

不願乎外。

在上不陵下
 在下不援上
 正己不求人
 不怨天尤人

俟命而不傲幸

右第十四章 子思之言也凡章首無子曰字者故此氏

曰上章道不遠人是就身上說此章素位而行是就位
 上說比身放開一步然位是此身所居之地猶未甚遠
 下章言行遠登高卑近可
 以至於高遠迤邐放開去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

辟譬同承上章言道無不在而進道則有序以君
 子之道提起言凡君子之道皆當如此也

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

家樂爾妻帑亦音耽樂音洛

詩小雅常棣之篇鼓瑟琴和也翕亦合也耽亦樂也帑與子

子孫也

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夫子誦此詩而贊之曰人能於妻子宜於兄弟如此則父

母其安樂樂之矣子思引詩及此語以明行遠自邇登高自

卑之意北山陳氏曰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一語一事而言耳

曰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一語一事而言耳

子好合如鼓瑟琴故能宜爾室家惟兄弟既翕和樂且耽故

能樂爾妻孥室家宜妻孥皆下面事父母順是上面事故

上弟順須下面和始得即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先師曰

須高遠實自於此竟舜之道孝弟而已正此意也子思引詩

及夫子贊詩蓋偶一事而言非以自

述自卑之義為止於此詩所云而已也

此亦言費隱之意

妻子合

兄弟和

父母順

此言遠登高之一事

第十五章

右第十五章

饒氏曰自道不遠人而下至此凡

通攷曰此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

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

語錄功用只是論

往迹也。陳氏曰造化之迹必陰陽流行著見於天也此鬼神之

之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

語錄良能是自然非有安排鬼神

置者二氣則陰陽良能是其靈處。饒氏曰造化之迹指其

仲者而言二氣良能指其能靈能神而言程子曰造化之迹指其

亦不說他靈處張子說得精。鬼神之為德與愚謂以二氣

中庸之為德語意一服所謂德指鬼神而言也

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

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為神反而歸者為鬼其實一物而已

前二章皆言道之小。十三章言道不必遠求人倫日用

之間處事接物皆是。十四章言道不必外求反之吾身

富貴貧賤夷狄患難隨其所處。凡達而在上窮而在下

皆是。此章言道不必求之高遠。只就卑近父母兄弟妻

子之間

皆是

皆足

皆足

皆足

皆足

皆足

皆足

一氣之運以二氣言。陰之靈為鬼。陽之靈為神。以二氣言則
方神之氣亦有伸有屈。其方伸者神之神。其既伸者神之鬼。
既屈之氣亦有伸有屈。其既屈者鬼之鬼。其來格者鬼之神。
春。夏。天地間如消底。是鬼息底。是神生底。為神死底。為鬼四時
為鬼動。為神靜。為鬼呼。為神吸。為鬼野。為神德。猶言性情功效。
是情乃鬼。是神乃神。是鬼之靜。是神之動。是鬼之呼。是神之吸。
是鬼之野。是神之德。是鬼之野。是神之德。是鬼之野。是神之德。
性情用是。二氣之良能。不聞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
能功用上。認取其德。良能。不聞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
功清也。鬼神之體。功長。敬言其用。易曰。鬼神之情。清則即。
而成。春。冬。便成。夏。秋。便成。秋。冬。便成。春。夏。便成。春。夏。便成。
言而良能。兼以理言。然後其意始備。天。地。人。神。鬼。皆在其中。
下。而鬼神則形而上。言然後其意始備。天。地。人。神。鬼。皆在其中。
其形往來。強伸皆理之自然。不假安排。不可見。惟見其成敗之迹耳。
便曰。鬼神者。陰陽之靈。靈字。
散為物之體。而物之所不能遺也。其言體物。

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

鬼神無形。與聲然。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為。陰陽散
散。如陰陽之體。而物之所不能遺也。其言體物。

猶易所謂幹事。

鬼神為物之體。故此曰。體物猶貞為事。之幹
語錄而不見。不聞。此正指隱奧。如前後章。只空費以明。意。問。
陰陽。包羅天地。也是這陰陽。有是理。便有是氣。有是氣。便有是
是理。無非實者。疏氏曰。前章詳於費。而不及隱。所以不發
之意也。此章推隱而達於費。以發前章未發之意也。然非見
非空無之謂也。故下文言微。而復以體物而不可遺。言者明隱
明隱之形。而所以不能不費者。正以其實理之不可掩。故也。又曰。
道是形。而所以不能不費者。正以其實理之不可掩。故也。又曰。
道。是以至費。言觀鬼神。是形而下者。此章即鬼神之費。隱以明
聽。非不可遺。德之微。止。有至。意以為之。其用至。費。如。此。則。道。之。用。
物。不。可。遺。德。之。微。止。有。至。意。以為。之。其。用。至。費。如。此。則。道。之。用。
所。依。以。立。蓋。正。而。能。固。萬。物。依。此。而。立。幹。如。木。之。幹。事。如。木。
承。祭。祀。者。功。效。也。又。曰。體。物。者。為。物。之。體。也。幹。事。者。為。事。之。
質。幹。也。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
在其左右。皆反。

齊音齊下之為言齊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二句出禮記祭統篇

謂齊其不齊之思明猶索也明盛服是肅於外內外交致之

也洋洋流動充滿之意能使人畏敬奉承而發見形同反昭

著如此乃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饒氏曰使天下之人使

士祭其先之類隨所當祭者誠敬以集自家精神則彼之精

神亦集便洋洋流動充滿如神在焉先師曰此章自體物而

不可遺以上所說鬼神所包甚闊凡天地造化日月風雨霜

露雷震四時寒暑晝夜水消長草木生落人無所不包之

萬物生死無非鬼神自使人齊明以下方是就無所不包之

鬼神中提出所當祭之鬼神來談具得鬼神隨祭而隨在

流動充滿昭著發見無所不在所謂體物而不可遺者豈不

可驗之孔子曰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焘音蒿悽愴反此

於此哉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出禮記祭義篇孔子語正謂此爾鬼神

之露光景是昭明其氣蒸上感觸人者是焘音蒿使人精神

稟然味然如漢書所謂神君至其風颯然之意是悽愴

改昭然流動充滿於上下左右此陰陽鬼神之發見昭著

夏蓋昭明是人死時自有一般光景焘音蒿是其氣非

子謂昭明是人死時自有一般光景焘音蒿是其氣非

象此是感召復伸之氣

是使人慘慄感傷之意因說脩養人死時氣衝突如得焘音

之氣親切謂氣襲人知得悽愴之意分明此百物之精爽也

正意若中庸章句乃是借來形容祭祀來格洋洋如在之氣

象此是感召復伸之氣

言神明之來視不見聽不聞皆不可得而測度知可厭歎而

謂神之來格其可厭息而不敬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夫音誠者真實無妄之謂也此誠字指鬼神而言陰陽合散無非實者故

其發見之不可揜如此命之實理也所謂誠也上下章廷地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度音待洛反射音亦詩作斲

詩大雅抑之篇格來也矧况也射厭也言厭息而不敬也思

語詳陳氏曰言神明之來視不見聽不聞皆不可得而測度知可厭歎而

不敬蓋此三句即視弗見聽弗聞之意

謂神之來格其可厭息而不敬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夫音誠者真實無妄之謂也此誠字指鬼神而言陰陽合散無非實者故

其發見之不可揜如此命之實理也所謂誠也上下章廷地

為飛魚躍一段鬼神洋洋如在其左右不可揜如此夫

實而無妄所以發見之不可揜如此

聞意微之顯誠之不可揜說如在左右意先師曰未一
 句文之意貫上章首五句去雖因祭花而發不止為祭祀言也
 遺則顯著而可見鬼神之神無形而顯字與顯字對顯字與
 言之曰微自其言言之曰誠鬼神對顯字與顯字對顯字與
 故實有是陰陽之氣實有是氣則實有是鬼神之實有是
 無非以其實故也鬼神之德豈有出於誠之外者哉○後
 章中庸誠之一字方見於此蓋為自此以後言誠張本也後
 也後章誠字即此章誠字是貫於此章誠字是貫於此章誠
 不識誠字宋李邦直始謂不欺之謂誠徐仲車謂不欺之謂
 誠至子程子始曰无妄之謂誠朱子又加以貞實二字誠
 庸直言鬼神之神誠其自微矣鬼神者造化陰陽之氣誠而
 顯視不見聽不聞微也前之所謂實有是氣其體而不可
 前之所謂費也前言君子之道以人而言此言鬼神之神
 天道言人道其用也故先言用之費而後言體之隱者即
 外言固各有當也故先言體之微而後言用之費者亦不出
 幹事木非將不立菜頭輪易項餘字釋體字最有力此是
 鬼神之顯處以示人齊明盛服鬼神未嘗使之而若此
 即使之者洋洋如在鬼神精爽直去人之齊明相敬章句謂
 即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蓋前此所謂鬼神無所不包此

又就無所不包之中提出當祭祀之鬼神來說又指鬼神
 之最顯處示人然此其顯也必有所以顯者未嘗不指
 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鬼神無形於天下之誠之不可
 其體之於天下之人又如此夫鬼神無形於天下之誠之不可
 揜如此也凡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為而陰陽合散
 莫非真實無妄之理後世此理不明有曠鬼神之說而
 淫祀以敬福者一何怪誕不經至此哉嗚呼使天下後世
 皆知天命之性則知佛氏之空者非性矣皆知率性之道則
 知老氏之無為矣朱子以爲憂之也深而慮之也遠信哉
 程復曰中庸後章誠字作定費之所說如在上如在下如
 此誠字即後章誠字作定費之所說如在上如在下如在下
 而著不言而誠

此兼費隱包

鬼神盛德

小大而言之



右第十六章

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在則亦費矣此

前三章以其費之小者而言此後三章以其費之大者

而言此一章兼費隱包大小而言胡氏曰前二章論費

道無不在後三章論費之大處言道至近而放乎至遠

中間此章以鬼神之神微顯明道之費隱而包大小之義

諸章之論誠者張本也先師曰前六章非小也指且為下

之則前章之身位与家比後章之大闕天下萬出則為

小耳包前章之小者體物而不可遺總而論之則其大即

天子物言之亦思神實為之體效非小欤以承祭祀

許謂曰十六節總言鬼神之神造端夫婦語意來此章祭乎

天地意也一節總言鬼神之神造端夫婦語意來此章祭乎

節以祭化言鬼神之神造端夫婦語意來此章祭乎

鬼神之神造端夫婦語意來此章祭乎

物終物其實鬼神皆能生也故以此春夏生而秋

可遺此雖說陰陽鬼神之神造端夫婦語意來此章祭乎

此云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是兼人之鬼神亦附陰陽之鬼神

中庸自十三至十五章極其遠且大者則為費之大道無

性妙於無形不可以言費教者於有形迹不可言費而隱

道所以言費隱小大而性教不可以言費隱小大言也

率而並言之則曰兼率此以該彼則曰包十六章言費

言隱而不言費隱故曰包費隱兼小大詩謙曰此章獨言

而不言費隱故曰包費隱兼小大詩謙曰此章獨言

鬼神直以隱言所謂弗見弗聞是隱也詩謙曰此章獨言

曰兼費隱體物不可遺是鬼神之神造端夫婦語意來此章祭乎

也兼者並率之辭包者涵養之謂又曰祭有二曰天神

也兼者並率之辭包者涵養之謂又曰祭有二曰天神

其中亦有人鬼物中之陰如月如五星之金水如雨師之類

然終是麗乎天者地示皆陰類亦有陰中之陽山林與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

內宗廟饗養之子孫保之與平

子孫謂厲也陳胡公之屬真思夏諸侯陳胡公各滿武王封

此故以之屬二字該之真氏曰舜以聖德居尊位其福祿

上及宗廟下延子孫所以為大孝舜所知孝而巳祿位各壽

天實命之非舜有心得之也先師曰孟子稱舜為大孝以親

底際天下化言此稱舜為大孝以德為聖人云云言何也常

人使人稱頌然曰幸哉有子如此尚謂之孝舜德為聖人而能尊富饗保如此豈不可為大孝乎○宣氏曰書孟子論舜之孝言孝之終發明其功用之大也○**通證**少康逃奔有虞虞思庸言孝之終發明其功用之大也○**通證**少康逃奔有虞虞思於成方十里有衆一旅五百人也○**通證**少康逃奔有虞虞思言者虞闕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通證**少康逃奔有虞虞思王之王長女也○**通證**少康逃奔有虞虞思夏殷三王後又封舜後皆以元女大姬配胡公○**通證**少康逃奔有虞虞思之自出至○**通證**少康逃奔有虞虞思十今是類○**通證**少康逃奔有虞虞思幕商孫虞闕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通證**少康逃奔有虞虞思使奉虞帝祀○**通證**少康逃奔有虞虞思二十二年魯隱初立陳始於齊○**通證**少康逃奔有虞虞思楚滅之陳滅而田恒得政於齊○**通證**少康逃奔有虞虞思為建國秦始皇二十六年王降秦秦滅齊○**通證**少康逃奔有虞虞思田儉及從弟祭弟橫皆豪傑○**通證**少康逃奔有虞虞思漢高祖召橫自刑○**通證**少康逃奔有虞虞思是綱德為聖人下五句皆孝之日為天子則祭祀奉養之禮極其尊有四海則祭祀奉養之具極其備○**通證**少康逃奔有虞虞思廟祀舜及其祖父至周武王又封舜後胡公滿於陳則是子孫保之也

